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学院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主办

李申 陈卫平 主编

哲学与宗教

任继愈题签



【第四辑】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学院学报第一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申 陈卫平 主编

哲学与宗教

任继愈题签



【第四辑】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学院学报第一辑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学院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与宗教. 第4辑/李申, 陈卫平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127-6

I. 哲... II. ①李... ②陈... III. ①哲学—丛刊②宗教—丛刊 IV. B-55 B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9252 号

责任编辑 田芳园

封面设计 傅惟本

哲学与宗教(第四辑)

李 申 陈卫平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80,000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27-6/B·800

定价 36.00 元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学院

叶选平

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叶选平（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为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学院成立题写院名

目 录

● 特稿

基督教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理论	任继愈	3
-----------------------	-----	---

● 哲学与哲学史

学习中国传统哲学要从现代哲学学起	臧 宏	21
超越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两极对峙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一种解读	赵修义	41
谭嗣同哲学视界中的庄子	魏义霞	53
孔儒“仁者爱人”新释	余治平	66
康有为对儒家仁爱之道的重建	王江武	77
人禽之别的担当		
——对孟子抱负的生存论理解	郭美华	88

● 宗教与无神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宗教工作理论创新历程	加润国	105
试论贾马尔丁·阿富汗尼振兴伊斯兰的思想	王建平	122

● 青年学者论坛

试论柏拉图对“无中生有”之问的理念论解答	钱雪松	139
试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民主的平等	刘 进	157
马克斯·舍勒从“共感现象”解析“移情说”	牟 春	178

● 哲学教育与文化传播

- 《中国哲学史》编撰：萧蕙父与李锦全的盎然诗意 杨海文 193
- 驿动孔子“真善美”的诺亚方舟 杨海文 198

● 海外首译

- 赫拉克利特残篇 刘云卿译 207
- 论歌德(二篇) [法]阿尔伯特·施韦泽著 陈莹译 225

● 附件：

- 贺信 253

特 稿

基督教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理论

任继愈

编者按：本文是任继愈先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宗教学专业讲授“宗教学原理”的部分讲稿，当时由刘苏同志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任先生审阅、修改，准备出版。整理未完，因故中止。已整理出的稿件，不久将和任先生其他宗教学论著一起编成“宗教论集”出版。本刊征得家属同意，先行发表其中一部分，作为对先生的悼念。

一、本体论的证明

安瑟伦(Anselmus, 1033—1109 年,相当于中国北宋二程时期)是中世纪经院神学家。他的一个很有名的论证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说：“我们确实相信‘你’(上帝),是一个这样的‘有’(存在),比你更伟大的一个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安瑟伦说到上帝时,用第二人称,好像上帝就站在他的对面。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名词,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崇拜对象。从他提出问题的方式,就表明他确信上帝是存在的。

安瑟伦认为,上帝的存在,不同于实际具体的东西的那种存在。上帝的观念不同于一般的观念。一般的观念是来自于经验,来自于感官,唯有上帝的这个观念,不是来自于感官,感官经验不能说明它是有还是没有,上帝的观念本身就包含着上帝的永恒性、不变性、创造性、无所不在的属性。关于上帝的概念,包含着一切超越的完美的属性,它不是由众多的属性凑合出来的观念。安瑟伦还说:“我并不是为了去理解而相信,而是我相信,这样我才能去理解。”他是先从信仰出发,然后才企图去了

解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是通过了解对象，然后才产生信仰。

在基督教信仰主义者看来，理性是处于辅助的地位，理性不能使人信仰什么。从安瑟伦这些人的立场来看，理性的作用就是为了使信仰更完善。信仰与理性相比较，信仰是第一位，是更根本的。如果信仰与理性之间发生了矛盾，那就要服从信仰，因为信仰是优越的、最基本的。信仰的神秘性，它最深奥的地方，人们无法理解。进而，如果仅仅是信仰，“上帝是存在的”这句话就够了，他们还要论证上帝在人们心里的存在也是实际的、客观的存在。其本体论的证明的目的是：上帝是人心里的存在，并从上帝的观念引申出客观的存在。这也可以看出，上帝的观念与其他观念有相同的地方，即很多的观念都是心里存在的东西。上帝的观念是纯信仰，它不是能感觉到的，不是能直接认识的。

从西方哲学史上看，凡是讲到一种存在，都指一种实体，这种实体不依赖人们的认识存在。既然是实体，就是客观的。可是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的证明，希望上帝既存在于人的心中，又是客观的实体，上帝除了在心里存在以外，还是实际的存在。信仰的优越性在于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原因、因素来证明上帝是不是存在，信仰本身就能够决定上帝是个客观实体的存在。对于信仰者来说，上帝存在没有问题，因为他相信它。这种本体论的证明，目的还在于俘虏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因为已经信仰的人，用不着再宣传上帝是不是存在，而对于没有信仰上帝的人，则要借助理性来传播信仰，论证上帝是客观存在的、真正有的。他论证的方法，就是从内心的存在，扩充到实体的存在，所采取思维路径是这样的：“上帝是最伟大的、无可超越的‘有’，怎么能不存在呢？”照这种逻辑，任何很高的、很伟大的理想，也赶不上这个理想所表达的那种现实。如果它不是现实，就不可能说它是无可超越的，也不能说它是最伟大的，所以上帝必然存在。对于这种论证的方法，仅仅从逻辑上、表面上看，似乎说得过去，但也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是玩弄概念，像上帝存在这么严肃的问题，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证明了。这种论证，在当时也遭到反驳。

与安瑟伦同时的高尼罗(Gaunilon, ? —1083年, 法国人), 写了一篇文章《为愚妄人辩护》，以反驳安瑟伦提出的论证。文章中说：“有人说大海某处有个岛，因为不容易，或者简直不能够发现它，不能断定它不存在，其名字叫‘丢失岛’或‘遗失岛’。传说这个岛比幸运岛有更多的财富，有更大量的幸福、喜悦。虽然这个岛没有领主、没有居民，可是它的财物众多，很丰富，远远胜过有居民的国土。无论谁告诉我有这个岛，我就很容易明白他要说的内容。”下面他有一个实质性的反驳：“但是有人进而

推论说,你不能怀疑这个最完美的岛,你不能怀疑它在你心里,不能怀疑它真正在某个地方存在着。因为实在不仅在心里,它是很完美的。”所以,“如果说它不存在,那任何别的真正存在着的岛就会比它更完美,而你所想象的‘丢失岛’这个最好的岛,就不是最好的岛。那就完全是空中楼阁式的一种推论,假想中间再加上假想”。高尼罗说:“我说如果他要以这种方式让我承认这个岛的存在,并且让我认为这种存在是毫无可疑的,那我就认为他是在开玩笑,或者我不知道说这个话的人是更愚蠢呢,还是我自己听信了他的话更愚蠢。”高尼罗还讥笑说:“如果以为他已经确实地证明了那个岛的存在,那就一定要先表示这个岛,它是实在的,它是无可怀疑的存在着的东西。那么,这就等于没有作出任何的保证、任何的证明,以一连串虚幻的假设来证明这个岛的存在。”

高尼罗这个人并不是无神论者,他是假托怀疑上帝存在的人提出疑问来反驳。安瑟伦并没有对此进行再反驳。这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为愚妄人辩护》中说:“一个完满的东西,一个完满的实在,不应该仅仅是观念上,而且应该是实际上的存在,因为只有实际上完美的东西,才是实在,对于还没有确实存在的东西,还没有的确知道它存在的东西,就不能从观念上来推论出它的存在。”这是怀疑上帝存在的理论,是从不信教方面来看的。在信教的安瑟伦那里,要害并不在后面那几种假设性的推论上,而是第一句:“我确实相信‘你’是一个这样的‘有’,比‘你’更伟大的一个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对上帝的观念,他确实相信上帝已经存在,这个存在不是一个普通观念的存在,而是信念。信仰不能仅仅看作是观念。信仰什么?就是信仰上帝的存在,不是信仰上帝的一个观念。对于一个信仰者来说,我们不可能设想他相信这个观念,而这个观念不是实在的。既然信仰,已经包括了它是真的、是有的、是存在的。不言而喻,是自明真理。

高尼罗的驳斥不能从道理上来说服安瑟伦这种坚持上帝存在的命题。安瑟伦关于上帝本体论的证明,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由思想来证明存在,他是从思想、从观念推论出上帝存在,而从实质上说,他是从信仰来证明存在。思想证明存在、信仰证明存在都是从思想方面出发的,但还是有区别。因为从信仰者来看,可以接受安瑟伦这样的证明,不信仰者就不能接受。但是,如果一种逻辑的推理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接受,它的有效性就受到限制。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以论证作为外衣来证明信仰的真实性,上帝的存在这个命题,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中,前提已经包含着结论。这种证明遇到了困难,只能说服已经信仰的人,而不能说服未曾信仰的人。

后来中世纪的哲学进一步有所发展。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稍晚于南宋的朱熹)企图纠正安瑟伦的困难,他在表面上把哲学与神学加以区别,“神学走启示的道路,而哲学走理性的道路”。他不以本体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说:“上帝的存在与上帝的本质是一回事,不可分割,人类无法认识上帝,人的理智也不能够认识上帝的本质,人类对上帝也没有一种适当的观念来表达。人们虽然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也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人们只能从结果推出它的原因来,而不能直接去认识它。”他根据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思维方式,一层层往上推:要构成一个事物,有它的质料、有它的形式,万物有高低上下的层次,下一级的形式,是高一级形式的质料,再一层一层地推,推到最高的形式,没有一种质料与它相当。推到最后,就推知上帝的存在。从结果来推到最后的原因。从上帝的创造物来推知上帝的存在,就避免了从观念来推论上帝,而从社会、万物、人类、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最后推出上帝的存在。这种证明的方式,比第一个时期安瑟伦的论证在技巧上有所前进。这种上帝存在的证明,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不过变了个方式,哲学上前些年流行的新托马斯主义,也是讲存在问题,不过方式更巧妙、更细致了,这个不在这里详谈。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不管在中国或在欧洲,它所关心的问题都是神的问题,都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神的存在是唯一的、最高的、最可信的、最真实的,而且都企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不是靠理性思维所能解决的,而是靠信仰、信念。这种信仰主义的后果,引起了蒙昧主义。它不要求分析什么,问个为什么;不是要人们懂,而是要人们信;不要求问一个是非,不要求人向这个方向进行思维活动,而要求人们信仰坚定,对上帝虔诚。其危害很大,在中世纪的异教裁判所,对那种怀疑宗教教条的人,予以很严厉的惩罚,有的用火烧死。火烧有两种,一种是架上柴禾烧死,一种是用火烤死。现在还留存的一些中世纪绘画,画面上可看到裁判所房梁上倒吊着好多人,对异教徒进行残酷的折磨。天文学家创日心说,被烧死,这是不希罕的。

在中国有无类似的情况?同样有。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本来很发达,但是有了儒教以后限制了科学的发展。到明朝后,开始落后于世界,这与中世纪提倡信仰主义有关。信仰主义必然导致蒙昧主义。蒙昧主义对科学、哲学、唯物论、无神论都有限制,对于这种影响决不能低估。

西方近代,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封建主义思想有了改变。这里可以看到哲学

从神学中逐步摆脱出来的过程。“上帝存在”这个命题，是神学的命题，哲学本不应解答这个问题。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认识的深度是逐步发展的。上帝存在不存在、天人关系，是宗教学的问题，学习欧洲哲学史，可以发现每个哲学家的哲学内容都讲到上帝这个问题，都提出上帝的管辖范围，提到上帝存在与否。这就说明哲学要从宗教神学中摆脱出来很不容易，资产阶级哲学家不能很好地摆脱神学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一再提醒人们，革命也要革神学的命，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对中世纪神学思想影响，摆脱得越彻底，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越广。反过来，对中世纪神学的批判不够，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顺顺当地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家尚且是这样看，那么受阶级局限很多的资产阶级，我们更不能要求他们能够彻底地摆脱神学的影响。

有些进步的唯物主义倾向的或唯物主义思想很多的哲学家们也不能彻底地与神学划清界限。如法国理性主义代表人物笛卡尔，他是哲学家，但其哲学也未能摆脱宗教的束缚。他提出知识大体可分作三类。第一类：像基督降世为人，上帝（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这类问题，只能相信它，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论证、说明它。笛卡尔说过，哲学家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也要遵守从青少年时期所受过的那些宗教训练、宗教影响、宗教观念。对社会上已经承认的、形成习惯的势力要服从，要随顺它。第二类：关于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关系。第三类：不属于信仰，仅仅属于理性，这就是哲学的范围。第三类问题不能从第一类的那个问题、从《圣经》中找答案，不能从传统的知识中去找答案，如果那样做，就是滥用《圣经》。第三类问题只能用哲学的方法，思辨的、逻辑的、推理的、理性的方法来解决。从他对知识的划分中，可以看出一个哲学家怎样力图从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走向哲学。他承认有一部分知识、有一些问题是神学问题，只能信仰，不能推论，不能用逻辑的论证。那么第二类问题，在笛卡尔看来，心物问题、上帝的问题是介乎两者之间，哲学与神学二者交界的地方，好像是哲学与宗教两大领域的游击区。如果哲学能讲得好，讲得彻底，做得充分，说明的问题就多一些，反过来，如果是做得不充分，神学的力量就大一些。

笛卡尔还对宗教作了让步。他说，第一类问题，只能用信仰解决的问题，不能把它看成与理性相对立。关于上帝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笛卡尔不认为是反理性的。他认为理性优越于信仰，这点与安瑟伦不一样。安瑟伦认为信仰优越于理性。笛卡尔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理性。”他说：“只要是个人，他就有理性，但不能说

只要是个人,就一定信仰宗教。理性对人来说,更有普遍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不能说人是宗教的动物。支配理性的不是信仰,相反,理性可以支配信仰。”他还认为:“自然律根本不允许任何事情违反《圣经》上的教训。”也有的哲学史家,对他这句话作了解释,说笛卡尔所在的时期,他不敢公开反对《圣经》上的教训,他主观上的意思还是在于论证《圣经》的权威性也要符合自然律,《圣经》的权威性要建立在自然律的基础上。这两个不违反,不是自然律不违反《圣经》,而是《圣经》不违反自然律,说明的是早期的资产阶级要从中世纪神学中摆脱出来,有它的软弱性,在理论上必须作些让步,他也不敢不给上帝保留一定位置。他认为:上帝这个观念不是来自感官,感官不能感知上帝,就像眼睛不能代替听觉、耳朵不能代替嗅觉,人的感官也不能感知上帝。上帝应该作为理性的对象来看待,纯粹的理智不一定能够感知,但它的存在,也用不着靠形象来作为帮助。但是上帝的观念也是有的,也不是完全强加的。这些都说明哲学对宗教的让步。

到康德时期,欧洲哲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康德从根本上判定了一个势力范围,他说人类对现实社会客观世界的认识,要靠理性,人通过科学分析方法,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探讨,可以认识世界。这就比笛卡尔时期哲学上认识有所加深。但是康德又指出人类的理性有它的极限,限度以内的事情,理性完全能解决,限度以外的部分,理性无能为力。极限外的存在,康德称之为“物自身”、“物自体”,这种存在,在理论上说,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比较起来,宁可说它有,不能说它无。这个管辖的范围就是宗教,其范围比笛卡尔时期有所缩小。他还提到,上帝的存在,唯一可以让人感觉它的确存在,在于给人以感情上的满足,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只有宗教、神学、上帝能给人这种满足。在这种意义上看,康德哲学扩大了哲学管辖的范围,扩大了理性活动的范围,但也给宗教保留了地盘。人类感情的寄托、精神上的安慰,哲学无能为力,只有靠神学、靠上帝。从哲学上的变化,也可看出宗教管辖范围的变化,它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代表中世纪封建思想的影响逐渐缩小。这是从康德这边来看,德国资产阶级受中世纪旧的封建势力的影响较大,其资产阶级化比较晚,在英、法、德三国中,德国的工业化道路起步较迟,所以其对宗教的让步看上去就更明显。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大,法国唯物论不再像德国那样、康德那样给宗教保留地盘。他们根本不承认上帝的存在,而且认为上帝的存在是虚幻的,是人创造出来的,是骗人的。

宗教观念的变化、发展,受民族特点的制约、受地区文化的特点的制约。宗教思

想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传统。宗教神学讲的是上帝的事情,实际上讲的还是社会、是当前。同时也要看到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是宗教与科学、哲学有斗争、有矛盾、有冲突。从意识形态上、哲学史上、宗教史上看,这种矛盾冲突也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深化、进步的过程。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宗教,总的来说,在与哲学、科学的斗争中相互影响,也促进了认识的深化,促使了社会的前进。社会的进步、科学的进步,逼迫宗教改变它的方式、改变它的形态,但是它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变着方法、变换形态来适应新情况,来保存自己。因此,我们不能说宗教很容易从人的思想中退出或消失,因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很多。

一般讲到宗教的发生发展的根源,习惯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认识论的根源,一种是社会的根源。认识论根源是对自然规律不了解。再进一步看,不能简单地讲,认识论的根源,就限于对自然的认识,还应该包括对人生活的现实社会的认识。对现实社会认识的不理解,也是宗教存在的认识论根源。认识论的根源看来是长期的。

有人对自然科学家也信神、信仰宗教,感到不理解,好像自然科学家信宗教就没有认识论根源,好像自然科学家是天生的唯物论者、无神论者。其实,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太复杂,社会现象更难认识清楚,所以不能仅仅看作是对自然界的规律不理解才产生宗教,事实上,对于社会、对人、对人类自己的不理解,也产生宗教,提供宗教孳生的土壤。对宗教学研究,不应仅仅看作是研究一种社会现象,要看到也是研究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人们信宗教,体现了人类认识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宗教本身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必然导致蒙昧主义。宗教产生的动力,促进它继续活动,有其愚昧、反科学的一面,同时也有在认识过程中走弯路的一面。许多研究宗教的著作或许多研究宗教的人,在这一点上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宗教是社会现象,同时也要看到它本身反映了人类认识社会或者认识自己命运的过程,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又好像掌握不了,就在这个矛盾中间曲折地前进。我们不能够把宗教等同于迷信,它有迷信成分,但又不完全是迷信,它还有认识论的根源。人们要认识世界,要了解世界,但是走到岔路上去了,这要加以区别。

二、本体论的证明(续)

最早由安瑟伦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问题,笛卡尔有所发展。笛卡尔是大陆理性主义代表之一。他标榜理性是第一位,一切服从理性。人生的要义

在于培养理性,发展理性。理性在他的哲学体系里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笛卡尔把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三大类:1. 信仰:基督降生于世间,三位一体;2. 与信仰有关,但可用理性来进行考察,如上帝存在的问题、心物的区别问题;3. 不属于信仰,完全属于理性:如属于化学、物理学家研究范围的问题,笛卡尔认为这类问题如用《圣经》来处理,就会降低《圣经》的权威性。关于第二类问题,哲学可以帮助解决。第一类也应该用理性来解决。在笛卡尔看来,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论是信仰的或科学的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有理性。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理性的动物,但人生下来并不一定是基督教徒,教徒的资格是后来才取得的。理性和信仰相比较,支配理性的不是信仰,相反,支配信仰的是理性。信仰的基础是理性,理性是以自己为基础。当时教会还有一定的势力,教会神学有一定的影响。笛卡尔机智地来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点,他没有触动《圣经》的权威性,同时又维护了理性主义的哲学观点。

笛卡尔说,上帝的观念不来自于感官,不是想象来的。如果来自感官,就等于用眼、耳去视、听。上帝是纯粹的理智的对象,不是具体的对象。理解作用于感官上,就得到了感觉、认识;理解作用于想象上,得到的是想象。不用感官、想象,而用纯粹的理解,就能得到上帝的观念,上帝的观念是用纯粹思想获得的,不借助具体形象,就可得到上帝的观念。

可见笛卡尔把理性提到很高地位。笛卡尔不是不给上帝的存在以地位,他的论证比安瑟伦的论证更细致、更富哲理性。上帝的观念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它不是任意虚构的。上帝不是高尼罗驳斥安瑟伦所举的完美无缺的仙岛,人对上帝的观念不能增加些什么,如能增加就说明上帝还有所不足;人对上帝也不能减少些什么,如要减少,上帝就有赘疣。上帝是完满的,不需增减。人对于上帝的观念,都有潜在的能力,就像人有数学观念一样,只要经过启发就能恍然大悟,就好像引起回忆一样。第二性的知识,颜色、声音也是先天的,许多先天的观念、潜伏在人心中的观念,以上帝的观念为最根本,它不来自于图像,自身就清楚明白。笛卡尔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清楚明白的观念,只要向内反省就能认识到它自己,而具体的感官印象在反省中有时是模糊的。

上帝的观念是内在的,似曾相识,可以回忆起来。人的生活中第一个观念就是上帝。人对于上帝的观念是:无限的、永恒的、独立的、全知全能的,能创造它之外的一切实体。上帝这个无限,是不能包举的无限,人无法完全把握它。理由是:1. 人的

理智是有限的,有限的理智不能把握无限的上帝;2. 无限本身就是不能完全包举的,能包举的就不是无限。人类对无限的概念只能用无限来表示,数学中的无限大,无论增加多少都不能使无限增值。人类对无限只能推论,静止是由运动推断出的,黑暗是由光明推断出来的。现实生活中可以从看得见的部分推论看不见的部分,唯独无限不是很多有限加起来的总和,多少有限加起来也不等于无限。上帝是最高的“有”(存在),没有这个最高的“有”,就无法知道我有希望。必须先有“有”的观念,才能知道缺少、欠缺的是什么。笛卡尔有个三段论的公式证明上帝存在:大前提:凡是我们清楚了解属于任何一个东西的本性,就可以真正肯定那个东西的样子;小前提:“存在”确实属于上帝的本性;结论:所以真正肯定上帝是存在的。

上帝的本性是永恒的、客观的、不变的,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本来就如此。正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大的角对着长的边。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就是它的本性,是客观的、不变的。人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理性就是人的本性。可分性是一切物体的本性,不可分就不是物体的本性。“存在”属于上帝的本性,反过来,不存在就不是上帝。笛卡尔论证的着眼点在于:凡是我意识到的、包含在本性之中的,都可以成为事物的宾词。

小前提是本体论的核心,“存在”确乎是上帝的本性。某个具体的三角形不一定存在,但这个关于三角形的定义还是存在的、正确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的本性,理性和人能不能分开?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本性能不能分开?事实上,三角形、人与上帝的本性都与它们的存在不能分开。“存在”是上帝本质的一部分,照笛卡尔的逻辑,上帝与存在是等同的。而“某个”三角形并不等于它的存在,因为某个具体的三角形是有限的,而上帝是无限的,上帝就是存在。他证明说:上帝是无限,是由它自己的力量而存在,上帝自己的存在就是它存在的原因。笛卡尔把它称为“有效因”。在日常生活中,因果关系指的是前者引起后者,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这就是有效因。在时间上,一般说来,原因在结果之前,实际上也有颠倒的,如鸡叫与天明,但不能说鸡叫是天明的因,是天将明才促使鸡叫。这都是有效因。上帝存在不能以日常生活的经验来说明,上帝自己的存在就是它的原因。还可以发挥一下:不能像有效因那样有一个因引起果,有前面的因引起后面的果,不能说有一个前面的上帝引起后面的上帝。对上帝来说,不能说它曾经不存在过,因为这就等于说上帝曾有过不存在的阶段。从时间上看,上帝是永恒的存在。

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发展了安瑟伦的论证。安瑟伦认为上帝是最圆满